



【亲情絮语】

漂洋过海的母亲的邮包

□李蔚红

中国北方的一个初春的夜晚,突然袭来阵阵寒凉。

第二天早饭后,我便抱着邮包走进了邮局。绿色的柜台前,人们自然地排起了队伍,在我前面的是一位更为年老的母亲。只见她放下抱在胸前的邮包,一层层地打开接受检查,那是几斤黄褐色的海米,要漂洋过海寄给已经在新西兰工作、结婚的儿子儿媳。老母亲戴上花镜,仔细地询问着清单上一项项邮寄的事宜。“邮费是280元。”工作人员告诉她,老母亲便从衣袋里掏出折成窄条的三张百元人民币。

“邮费这么多,这些食物可以让孩子在那边自己买呢。”我与老母亲搭话。

“孩子喜欢吃,他自己不舍得在那边买的。”老母亲告诉我。

我心头一热,不再说什么。这小小邮包寄去的不只是海米,还有故乡亲亲的惦记与深爱呢,它是多少金钱也买不到的。

我随后也递上抱在胸前的邮包,这是两件冬天的衣服,一件毛呢的上衣,一条带绒的夹裤。纽约的初春依然寒冷,刚刚下过了一场大雪。我的手里还提着一个纸袋,里面是一袋山楂条、一包姜茶和两瓶中成药。如果不超重,我可以把它们也塞进去。儿子一直学业辛苦、身体瘦弱,它们能健脾养胃的。我填完了邮单,交上几乎超过了物品价钱的邮费后,等在我后面的一位母亲便递上了她手中的邮包。

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,学生食堂里饭菜单调,母亲会不时地捎去一些炒花生、咸鸡蛋。那鸡蛋都是刚刚腌咸、煮好,剥开后溢出稠稠、香香的蛋黄油,我总是一口气能吃上两三个,

至今还记得那味道。炒花生则会与室友们分享,一人一把地吃起来,整个宿舍里都飘荡着香气。

也一直喜欢唱一首日本民歌《北国之春》,喜欢其中的歌词:“亭亭白桦悠

悠碧空,微微南来风,木兰花开山冈上,北国之春已来临。城里不知季节变幻,妈妈犹在,寄来包裹御寒冬,故乡啊故乡,我的故乡,何时能回你怀中……”

我也曾在乡村的村头,看到一位白发的母亲站在一棵夕阳映照的老树下,手打着眼罩望向村路延展的尽头。在部队当兵的儿子要回家了,她不知道具体的时间,便每天傍晚都站在这里眺望、等待。深秋的凉风,不时地吹拂起她头上的白发,黄昏的光线把她的身影剪成了一幅最纯朴、深情的人生图画。

在我工作以后,每次回家时,都看到父母亲脸上流溢的快活、喜悦,而在要离家时,半夜醒来,都听到他们辗转难眠的声音,他们在为孩子的路途、生存担忧,也怕耽误了做早饭……

故乡的父母亲那飘动的白发、夜晚辗转难眠的声音,那漂洋过海的邮包……都承载着人间最深切的亲爱、牵挂与绵绵不绝的思念。世界上也许只有父母亲才能这样,把他们的身心抽成一丝丝、一片片的爱,填充进儿女们生活的时空。

人们大都习惯去美术馆、博物馆看一些名贵的字画、文物,但在在我看来,世界上最深情、美好、贵重

的东西是父母的亲爱,是孩子的健康、进取、平安与快乐,它们在我们的脑海里、心怀里、血脉里,并且一代代地传承下来。

就是人类以外的生物,也有着它们养育下一代的深情:在喜马拉雅山区,一只盘旋着的雌性崖鹰,紧抱着刚刚捕到的鼠兔,四处寻找它分窝不久、开始独立生活的小鹰,这食物能帮它还没有生存经验的后代度过一段艰难的日子……

还有一个视频,真实地记录了澳洲袋鼠生活的一个感人的场景:一只母袋鼠被过路的车辆撞伤了,公袋鼠和一只小袋鼠守护着它,它们应该是相依为命的一家。公袋鼠和小袋鼠想扶起地上的母袋鼠,母袋鼠也努力着,但那伸向小袋鼠的手是想继续呵护自己幼小的孩子……

现代生活让地球的每个区域都可以到达,很多开拓生活的孩子也离家越来越远了。

父亲、母亲便把他们的身心抽成比大地、天空更深厚、更广阔的亲爱,连结着美洲、欧洲、澳洲、非洲与世界上所有的孩子到达的地方,以后就是孩子们移民到了其他的星球,父母也会眺望着,投去他们亲爱的、牵念的、佑护的、祝福的目光。

有父母在,就有藏有我们童年生活、传递着血脉亲情,让我们来来往往的故乡,就像树木有根的营养、牵连、坚固一样。

亲爱的孩子们,在异地他乡,在生命的奔波、困难、劳碌、收获、喜悦中,也在脑海里留下这一幅幅父母的图画吧,并且及时地报一声平安,把你们健康、进取、充实、美好的生活传递回来。

【若有所思】

太阳下的驴子

□安宁

驴子在乡下是一种沉默的存在。

它们拉车走在路上,常常低着头,一声不吭,倒是赶车的人,拿着鞭子,逢人便得意洋洋地在驴子屁股上响亮地甩上一鞭,施展他作为主人的威风。那驴子也不争辩,快跑几步,讨好着地排车上的主人。如果主人高兴,驴子在这寂寞的旅程里,会听一会儿乡间小曲,这样赶路就不再是枯燥乏味的。两边大片大片的玉米,在风里哗啦啦地响着,兔子忽然间窜出来,怔怔地看一会儿一心一意拉车赶路的驴子,便在人的喊叫声里,掉头消失在玉米地。

乡下的秋天,处处散发着浓郁的芳香。驴子这样平静地走在路上,不知道会想些什么。坐在地排车上的人,倒是盘算着这一年的收成大约有多少,收的时候要找本家的哪个男人帮忙,一车能拉多少玉米,有驴子在,又能省下多少力气。驴子是不算计这些琐事的,它的眼睛里只有乡间的小路。那路漫长得似乎没有尽头,驴子于是摈除一切杂念,像个行脚僧人,大太阳下安心走路。即便绊了一跤,挨了一鞭,也不会暴躁地跳起来,只当是雨滴忽然落在脖颈上,倏忽而逝。

被作为工具的驴子,更多的时候,只是牛羊一样的牲畜,用来换钱,或者卖力。村里老杨家门口的石磨上,每天都有人在推磨,轧豆腐、玉米粒、小麦粉。如果不嫌累,这项推磨的活就交给女人自己或者还没有磨盘高的小孩子们,但大多数时候,会用一头精干的驴子代替。让驴子看着满磨盘的粮食,却要强迫它干活,那当然是一件痛苦的事,这就像满桌子都是糖块,却强迫小孩子只能做糖纸包裹糖块的活计一样。所以,为了防止驴子忍不住偷吃,而且让它不会转得晕头转向而忿忿罢工,驴子的眼睛上会蒙一块布,让它只能傻乎乎地在人的鞭打下或者惯性的驱使下,不停地转啊转。而女人们则拿一把小刷帚,将还没有轧细的玉米扫到轱辘的中间,并将已经磨好的部分扫出来,装入尼龙袋子里。清理这些面粉的时候,女人们当然也要跟着驴子一起转圈,否则,挡了驴子的道,说不定会被狠狠踢上一脚。当然,大部分时候,驴子都是安分守己地拉磨,从来不会给人造成任何麻烦,即便是感觉到前面被女人挡住了,也会一声不吭地停下来,等着人走了,吆喝它继续干活,这才抬腿向前。

我喜欢这时候的驴子,沉默寡言,一声不响,好像一个哲人,在枯燥乏味的旋转中,思考着某一个高深的问题。它让我想到泥土、庄稼、树木、大地、天空这样的词汇。我想,从高空上看到一只驴子,一定跟我看到一只蚂蚁一样,是小小的一个黑点,日复一日地忙碌,却不发一言。它们只是倔强沉默地活着,不管人类的争吵、功利或者心计。

如果女人们回娘家,坐在驴子拉着的地排车上,是比骑自行车看上去更加惹人疼惜的。地排车上除了女人和一两个孩子,还有一些地瓜干或者花生、绿豆之类的粮食,要送给娘家的亲戚姐妹。这漫长的乡间公路上,坐在车上的女人,也跟驴子一样,成了沉默的哲人。当然,女人们想的全是家长里短的心事,想着如何将婚后的委屈给姐妹们说道说道。但是,假如姐妹们都比自己过得好,则要将烦恼隐瞒住,专挑拣有颜面的事情说。驴子并不知道女人在想什么,却又好像知道这一程带去的是沉甸甸的粮食,带回来的却是一箩筐的消息,好的坏的,全装在里面,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,才能让女人们在絮叨里一点点消化掉。

我曾经也很希望像别人家的小孩子那样,坐在这样晃悠悠的毛驴车里,跟随母亲回她娘家。可惜,却永远都只是一个奢侈的梦想。因为母亲16岁的时候,姥姥就已经去世。失去了娘亲的母亲,除了将人生的烦恼全都藏匿在心里,又能找谁去倾诉呢?

就像一头乡间倔强的驴子,在赶集的路上、拉磨的途中、运送粮食的大太阳底下,即便饿着肚子,也只能一声不响地低头向前,从未想过要向主人索取点什么,或者,跟马一样,用嘶鸣声打破这庸常无聊的生活,换取一点英雄的奢侈的梦想。

【人生随想】

老去该是什么样

□孙贵颂

2012年底,我回老家烟台参加一个活动:入伍四十年纪念。由于是战友们自发组织的民间行为,自然不那么正规和排场,只是找了一家饭店,大家聚集在一起,回忆当初参军的情景,谈谈这么多年的变化。

我转业之后没有回老家,而是到了妻子所在的城市,有好多战友一别就是三十多年。再见面时,彼此都从一个生龙活虎的青年小伙走到了中年甚至是老年,满头霜雪替换了青丝,变化不可谓不大。有好几个战友见了我,大喊着我的名字,拉着我的手,我却大脑一时短路,想不起对方姓甚名谁。经旁边的人提示,才“嗷”的一声,一下子把他从记忆的深井中挖掘出来。有一个同一连队的战友,我一下子就认出他来了,可我与握手,叫着他的名字,他只是咧着嘴,“呵呵”傻笑。别人告诉他:“这是孙贵颂啊!”他竟然来了句:“真的吗?”那一刻,我知道,我是真的变老了。

有一次读牛汉先生的文章,说他很会识别故人,即使他们有的已经面目全非,他还是能凭感觉一下子认出来。牛先生的诀窍

是:“你绝不能只想他过去年轻的面孔与神情,你得学会想象‘老化’人的面孔与神情的本领。”(《重逢路翎》)此话仔细琢磨,的确是经验之谈。

都说“岁月是把杀猪刀,刀刀催人老”。每一个人在经历过天真烂漫的少年时代、经历过一腔热血的青年时代,然后在日历的翻滚中、在光阴的淘洗中、在工作的负累中、在生

活的磨砺中,一步步走向成熟、走向衰老。网上有一句搞笑的话说:“老子来到这世上,就没有打算要活着回去!”既豪迈,又悲壮。稍微有些区别的是,有的人老化得太急躁,几天前见面时还有说有笑的,几天后忽然有人告知,那个人“走”了,让人不免感叹唏嘘;有的人却老化得很从容,很缓慢,上帝对他们很眷顾,岁月对他们很体贴,将屠夫换成了雕刻师,每一刀下去都小心翼翼、刻痕极浅。这样的人,多少年过去,再见面时,竟然有“时间停止”的感觉。这样的福分,不是任何人都能享受得到的。

有一个比我年少几岁的朋友,原先在机关上班,每天都是西装笔挺、皮鞋锃亮、头发乌黑,出门永远夹着一个公文包。可是有一天我在马路上见到他时,公文包不翼而飞了,头发竟然白了一片。看我有吃惊的样子,朋友主动告诉我:“退了。原先的黑发都是加工的,如今,不需要了。”我欣喜于他的坦诚和真诚,让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朋友。从此以后,我把他当成了人老化之后的一个标本。多年不见的亲戚或朋友,要把当年头顶

的满头乌发替换成如雪的白毛甚至是不毛之地,要将当年油光水滑的面皮移植成如核桃般的样子,要将竹子似的腰板幻化为虾米形状,如此一来,我反而没有大的失望和惊讶,反而会心安理得地接受曾经的帅哥或美女、曾经的才子或蛮子……

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,如同爬山,当你到达山顶之后,无论四周的景色多么美好、多么迷人,也总是要下山的。我们唯一的选择是,尽量将脚步放缓一些,潇洒一些,多看一会儿天边的夕阳红,多留恋一下身边的花香与鸟语,多享受一下春风送暖的惬意,一切都顺从自然,顺从命运,顺从安排。这样,老去的时候,心境没有大的变化,身形或许不会特别的出格。

网上流传着一个段子,是说一个人年老之后:“50岁漂亮不漂亮一个样;60岁当官不当官一个样;70岁有钱没钱一个样;80岁男女一个样……”我们虽不需要那么悲观,但肯定不可能返老还童,更不可能万寿无疆,那么,不如从现在开始就摆正心态,积极应对变化,笑着迎接未来。